

沧海桑田，美丽愿望终能实现。

即使世间如花红颜万千，
我只等你一个人……

爱 轮回

煌瑛 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轮回 / 煌瑛著.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104-1450-3

I. ①爱… II. ①煌…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64120号

爱·轮回

作 者: 煌 瑛

责任编辑: 陈黎明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16

字 数: 230千字 印张: 18

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1450-3

定 价: 26.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题记 / 001

壹 缠绵迷梦 / 003

贰 代理城隍 / 005

叁 溪月银香 / 015

肆 茶园悠夜 / 033

伍 春城飞花 / 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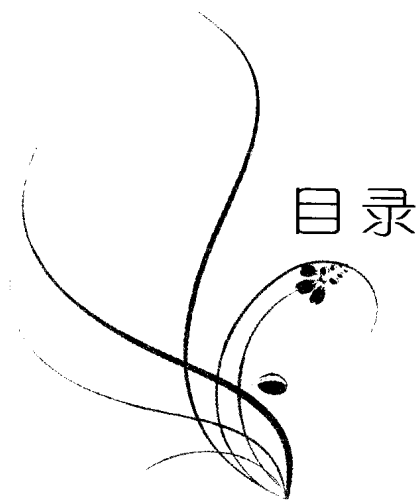
陆 空山凄叹 / 076

柒 吟咏悲歌 / 101

捌 清明杏雨 / 119

玖 蓬莱梨花（上） / 127

拾 蓬莱梨花（下） / 152





拾壹 七星杯讖 / 159

拾貳 两个千年 / 179

拾叁 秋雨绵绵 / 192

拾肆 寸心难歇 / 204

拾伍 日月星辰 / 219

拾陆 鸳梦成灰 / 230

拾柒 拂水伊人 / 249

拾捌 真爱不灭 / 255

拾玖 世事如烟 / 265

廿 沧海桑田 / 272

我的爱，不会在忘川里熄灭。

——题记

如你所愿，我会让你保留对风炎的感情……

世上很多人曾经有这样的梦境——行走在弥蒙的梦中，脚下忽然毫无征兆地出现一道深渊，于是整个人张皇失措地向无边的虚空沉沦……很多人都说，这个梦的名字，叫做“成长”。

若是果真如此，那么薇香的“成长”注定与众不同。

在她的梦中，也有缥缈氤氲，也有出其不意的深渊。然而，她却是站在深渊的边缘，看着另一个人坠落。

那是一个年轻的男人。薇香不知道该称他为“叔叔”还是“大哥哥”，他的年龄介乎这两种称谓之间，而薇香只有5岁。

在薇香的梦中，他的面容清晰俊朗，甚至在落下深渊的一刹那，他脸上所流露出的惊慌，也足以令现实中的明星黯然失色。

所有梦到自己坠崖的人，都会在瞬间惊醒。薇香虽然没有梦到自己失足，却也会在看到梦中人慌张的神情时，骤然醒来。

只不过，她醒来之后会很快睡去，继续她的梦。

她会再一次回到那险峻的崖头，伸出双臂，向云遮雾掩的深渊深处大叫：“风炎——”

那是一种撕心裂肺的呼喊，含着刻骨铭心的痛。

她为什么没有早一点伸出手？只要早那么一点点，她也许，可以抓住他！

每次，梦进行到这里，薇香的心中总会产生千篇一律的念头：跳下去吧！现在跳下去，她还可以追逐他下落的身影。



于是她真的纵身一跃，向着深渊俯冲。

深谷中的雾化为扑面而来的冷风，打在脸上，是一种真实的痛。然而薇香的心中却没有丝毫恐惧，她张开双臂，迎接更深的黑暗。

“凤炎！凤炎！”这个名字在她心头萦绕，她一千一万遍的呼唤，然而名字的主人却始终没有出现在眼前。

渐渐，幽寂中焕发出一片微光。一个个身影，一幕幕似曾相识的画面从她身边滑过，虽是浮光掠影，薇香心头却涌动着难以名状的酸涩。

在梦中，她总是难以遏制自己的渴望，恨不得把那些依稀熟悉的人都拉到身边。然而他们总是在她的指尖化为云烟，空留下一两句难以诠释的语言。

深渊尽头，没有凤炎，只有一个长着一对龙角的男人——每个梦里，薇香都能够清楚地听到他的声音，“如你所愿，我会让你保留对凤炎的感情……只是，为了不引起其他三位执事的注意，我只能保留你的一点点回忆。你可以在梦里见到他，直到你找到他为止。”

“谢谢，”薇香在梦里忍不住对他微笑，“谢谢你，拂水公。虽然这只是一个交易，但我还是要对您说声，‘谢谢’。”

梦，到了这里，薇香就会清醒。

虽然最终没有追上凤炎，但她知道，她已经尽了力。而且，她并没有放弃，她还在追逐他，直到这个梦境消失为止。

这个名叫“成长”的梦，总是让薇香在醒来之后，忘了自己只有5岁。

她被这样的“成长”痴缠着，渐渐长大。

天帝知道人的命运，因为“天命”由他来定。而预言师，却能在天帝之前知道他怎样去定一个人的命运。作为代价，预言师却永远不能知道自己的命运，不能知道自己最爱的人的命运。

清晨的山，很冷。

薇香娇小柔弱的肩膀在飘荡的白雾里瑟缩。

她坐在最高一级的石阶之上，茫然地望向山下——那些模糊的黑色身影，大约是来吊唁她父亲的。他们路过她的身边，仿佛在唏嘘感叹。但这些声音萦绕在薇香耳旁，一片朦胧。

黄昏的山，依旧很冷。

薇香还是坐在那里，一动未动。

停放灵柩的棚中已经聚集了许许多多黑色的身影，一入夜，她父亲的这些朋友们就要开始声势浩大的守灵仪式了。然而薇香知道：凭吊总要结束，只有她自己会一直、一直回想着父亲的死亡。

所以，她远远地躲开那些热心忙碌的黑色身影，她怕不断与他们寒暄会冲淡她的哀伤——同样的慰问听一千遍，无论怎样的难过都会被心烦取代。她默默坐在那里，直到夜露沾湿了衣裳，直到一只手温和地落在她颤抖的肩头。

“薇香，”那个雪白的身影在渐深的暮色中耀眼而柔和，轻柔地坐在她身边，无限同情地宽慰，“你父亲已经顺利交接，成为拂水殿又一位开朗的当家。他托我们来转告你：不要太伤心，过度悲伤会导致多种青少年心理疾



病，对社会，对个人都没好处。”

薇香漠然扫了他一眼，眼眶中还有未消的残泪。她的嘴角抽了抽，多日来积蓄的悲愤终于爆发，“你以为我不说话，是因为伤心过度？答案是否定的！我爸死了之后好歹也是地狱工作人员，我真想问问阎罗大王是怎么想的，竟然让他踩到香蕉皮摔死……人家问起死因，我怎么说得出口——除了闭嘴，我还有什么办法？”

她狠狠瞪着身边穿白洋装的少年，越发愤愤不平，“白无常，你来解释一下，《生死簿》上为什么有这种无聊的死法。”

这个问题实在刁钻，白衣少年抿着嘴巴，眨了眨眼睛，勉强回答：“虽然踩到香蕉皮摔死比较难堪，但是考虑到这块香蕉皮出现的时间（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地点（第108级台阶）和导致的直接结果（脱离尘世苦海），我个人认为，这种死法具有一定的超现实主义色彩……”

“胡说八道！阎罗大王那点资质我又不是不知道，你别抬举他的想象力了。”薇香哼了一声，站起身悲叹，“说点正经的。我以后就是孤儿，冥界有没有关于子弟的福利政策？”

“有有有！”白无常急忙点头，朝身边一言不发、仿佛置身事外的搭档喊道，“黑无常，把文件宣读一下！”

沉默寡言的黑无常穿了一身笔挺的纯黑丧服，整个人像被这身衣服绑紧了似的，一直稳若泰山，一动不动。他那张清俊而带着天然伤感的面容在黑色的映衬下，更显得苍白忧郁。听到白无常催促，他从怀中缓缓地掏出一卷华丽的纸，不紧不慢地展开，清清嗓子，从容地念道：“阎罗大王授权冥界第17代拂水公之女，即古董店‘溪月堂’第18代掌柜龙薇香，在这个神圣国度里荡除祸害人间的妖魔鬼魅并收取相应报酬之权力——”

他的声音虽然低沉平板，缺乏吸引力，但说出的内容却让薇香饶有兴致。她从黑无常手里接过那张纸，好奇地一个字一个字琢磨，兴奋之余有些疑惑，“荡除妖魔鬼魅？好像很了不起的样子。”说着她向灵棚里那些黑色身影一指，“可是……把他们都荡除了，我跟谁玩呢？以后的日子岂不是很空虚无聊？”

那些黑色身影听到她这样说，集体哆嗦着向后退了几步——很多胆小的家伙因为受到惊吓而露出耳朵、尾巴、触角、翅膀……在灵棚中摇曳的微光下十分诡异。

“她在开玩笑，你们不用当真！”白无常朝守灵的妖魔们友好地挥挥手表示安慰，“大家都是严格遵照《妖魔鬼怪行为守则（第五百五十二版）》的模范，就算荡除妖魔，也轮不到你们。守灵去吧，守灵去吧！”

薇香没理那些惴惴不安的妖怪，挠着头问：“对付那些不遵守《行为守则》的妖怪，应该是城隍的工作吧？”

“对啊！”满面笑容的白无常急忙补充，“如果换成常人，僭越城隍之职必遭天谴。你却可以计价收费——这样一来，就不用为吃饭发愁了。冥界很快会派相关主管来和你联络。”

“那我岂不是抢了城隍的饭碗？这么做他们不会有意见吗？”薇香有些担心地瞄了瞄灵棚中主持仪式的司仪——那是住在二百里之外的一位城隍，和她家是几代世交，待她极好，要是为了一口饭和他产生隔阂，实在不合适。

白无常却叹了口气，神色中带着不似少年的伤感苦涩，“城隍和其他神祇一样，很快会被这个世上的人淡忘……就算是灵棚中那位曾经受到无数人敬仰的城隍，也好多年没有收到香火。”他眨巴眨巴眼睛，在薇香耳边压低声音说，“偷偷告诉你：他很快要被上界调走了——其他城隍也差不多都要调任。让有能力的人，在人间把城隍之名传递下去，是个不错的选择。”

说完这句话，他的唇边染上一抹淡淡笑意，冲黑无常道：“这场面真有趣——我在告诉薇香‘她’曾经预言过的事情！”

黑无常冰封一般的神情微微一震，把目光偏到一边。

“她？哪个‘她’啊？”薇香看看黑白无常，不知道他们这个突如其来的跑题是怎么回事。只是他们的神色都不像愿意主动为她释疑的样子。

那天晚上，守灵的妖怪们静静拿出无数颗夜明珠，点亮无数鬼火，默默祝福他们尊敬的朋友龙御道先生在地狱获得快乐的新生活。

他们异常的审美观把寂静的深山搞得阴森恐怖，他们由衷为龙御道先生感到高兴的真实表情，让薇香难以接受——在她看来是大悲剧、至今还未能完全恢复的丧父之痛，在他们看来却是脱离苦海、奔向新天地的喜剧！

在听过司仪长达40分钟、题为《追忆龙御道先生开朗的一生，希望他在地狱继续贯彻快乐的人生理念》的致词，以及妖魔代表回忆他们与御道先生和平友好幸福快乐的相处经历之后，薇香闷闷不乐地离开灵棚，郁闷地回到卧室蒙头大睡。结果，却不断地胡思乱想。她想象着自己死后妖魔来凭吊的混乱场面，难以成眠。

虽然父亲生前总是离家游历，薇香自小也习惯了山居的清冷寂寞，然而一旦想到微笑着的父亲再也不会踏着月光去掩上山门，再也不会慈爱地叮咛她早睡早起，薇香胸中的酸涩就一直涌上眼眶。她知道，父亲只是去了另一个地方，一个他为之而生、注定要去的地方。但那痛苦并没有减轻——更可恶的是，这样的痛苦竟然没有人能分担、体会！

“喂，白无常，给我讲个故事吧！我小时候睡不着，我爸爸常常讲故事。”她努力装作若无其事，拼命克制了眼中的泪水，扭头看着坐在床边的白衣少年——只有黑白无常还算比较正常地表示了不太深切的悲痛，并且一直陪在她身边。

身着一身雪白的少年为难地笑笑，“可你已经14岁了，不能算是小孩子……我也不是你爸爸。”

“你就不能关怀一下刚刚丧父的孤儿？”薇香白了他一眼，不怀好意地斜睨着他说，“听我爸说，他小时候睡不着，还是你讲故事哄他呢。”

“可他那时候才3岁……”白无常神色尴尬地把头别到一边，暗暗嘀咕，“这种事情也值得当作经验传给后代吗？我回去以后一定要郑重地鄙视他……”

“我爸说，你是个讲故事的高手，对故事的态度非常认真。讲一个听听吧！”

得到这个高度评价后，白无常有点得意地抚着下巴想了想，勉为其难地开口道：“好吧。我就讲一个真实的、以众多美男子为主人公、以亲情和阴

谋为主题、令人泪如雨下的故事——”他郑重地清了清嗓子，正式开讲：

“很久很久以前，天上有10个太阳……”

“这是‘后羿射日’！这么老掉牙的故事也能拿出手吗？我现在可不是3岁的小孩！”薇香拖长声调打断他，“换一个！”

“喂喂喂，你这是什么态度？想当年你爸最喜欢的就是这个，从来没要求过听第二个故事。”

“……原来他的童年这么单调。”

“能把这个老掉牙的单调故事讲得与众不同的，只有我！”

白无常徒劳的抗议在薇香冷淡的目光中败落。

“哼！既然你这么不合作，我也不想告诉你后羿的真相了。”可惜——这个调胃口的伏笔没引起薇香的好奇，好脾气的白无常只好认真地去想其他故事。然而他想了好久也没想出第二个，只得放弃，扭头对坐在一边看书的搭档说：“黑无常，你来讲个催眠故事，好不好？”

一直坐在桌边默默看书的黑无常缓缓转过头，脸上是一成不变的冷漠。他冰凉的目光直视白无常片刻，又缓缓转过头，继续看书。

“他的意思大概有两点：一，逆反期的小孩真心烦，他最发愁照顾龙家的青少年；二，他没故事可讲。”白无常无可奈何地笑笑，完美地翻译了搭档的肢体语言。

“逆反期”这三个字可不好听，薇香躺在床上不满意地打滚耍赖，“黑无常，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开始，你看我的眼神就不对劲。除了刚才念阎罗大王的授权书，我还没听你说一句超过三个字的话！我们有仇吗？你是被上辈子的我害死的？你对我有意见是不是？”

她还打算继续撒泼，扑克脸黑无常忽然叹了口气，“只有无聊的事情能让人昏昏欲睡。可我不想在无聊的事情上浪费时间。”

“你的时间又不宝贵。”薇香鄙夷地嘟着嘴道：“就是因为舍不得花一点时间和别人沟通，才会变成民间传说中的反面角色。”

白无常“噗”的笑了一声，好像没想起他自己也是个反面角色。黑无常没趣地凝视窗外的月色，不知在想些什么，略微停顿片刻后，用低沉而有磁

性的声音缓缓道：“很久很久以前，神魔妖精鬼怪与人类生活在一起，走得很近……”

没有任何铺陈过渡，他就这样开始用突兀的神秘的语调讲故事。薇香一惊之后来了精神。这将是曲折动人的故事——她有预感。她充满期待地瞪大眼睛，白无常也微笑着等待下文。

无声的支持没能调动黑无常的激情，他没有理会这两个聚精会神的听众，依旧用平淡的语气继续他的故事，“那时，世上有许多个小国。其中一个国家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女预言师……”

“黑无常！”白无常听到这里，摆手低呼，“不能说出来！”

他的搭档脸上仍是淡漠和惆怅，漠然反问：“有什么不可以？反正这样遥远的事情，对曾经经历过的人而言，已经没有印象……如今，它只是个无聊的催眠故事。”

薇香不懂他们这玄妙的交谈在暗示什么，只是白无常紧张的态度激起了她强烈的好奇感，一定要问个究竟，“预言师是做什么的？”

黑无常的声音不急不徐，“预言师是这世上最奇妙的人。他们能看透天命，却不知道自己和最爱的人的命运。”

“知道天命？比天帝知道的还多吗？”薇香的眼睛转了转，向白无常征求答案。

少年的浅笑有些牵强：“天帝知道‘天命’，因为天命由他来定。而预言师却在天帝做决定之前，就知道他会怎样去定一个人的命运。他们这种才能让天帝很窝火。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成为预言师的人必须付出代价：他们永远不能知道自己的命运，不能知道自己最爱的人的命运。看不透这两件最重要的事情，往往让预言师的生命中充满痛苦，通常他们早早就去世了。”

不知是白无常的声音太伤感，还是他讲述的事情有魔力，薇香心中忽然冒出一股惆怅，她柔声地问黑无常，“你要讲的那个女预言师，过得也很辛苦吗？”

黑无常非常缓慢地点点头，说：“她极有天赋，勘破太多天机。不止是

帝王将相、平民百姓的人生，甚至天上星宿、地上妖灵的命运，哪怕一粒飞尘的着落，都逃不过她的眼睛。她非常擅长保守秘密——这是作为一名优秀预言师的基本条件，可太多的秘密让她的心越来越沉重，以至于青春容颜也被这些负担过早地侵蚀——白无常好像没有说：每个预言师的青春都如朝露一般飞逝，即使人在壮年，也形如槁木……”

薇香沉沉叹了口气，静静闭上了眼睛。她的眼前，一片漆黑中飘过一个梦中曾见的身影——她不知道那是谁，只知道那女子的黑眸和白发极不相称，仿佛被满脸皱纹包裹着，是一个正值豆蔻年华的生命。

“不过，她很幸运，因为她遇到了许多好人。在她所居住的国家中，有一位王子，年轻正直，骁勇善战，最重要的是他有一颗热情坦诚的心。”

黑无常的眼神柔和，淡漠的脸上多了一丝暖意。

“这位王子深深地爱着女预言师，可是预言师出于某个原因，一直躲避他的爱情。王子锲而不舍地保护她、爱她，期待能得到她的回应。直到有一天，一个憎恨女预言师的人……”说到这里，他叹息一声：“别惊讶，所有的童话里，都会出现反面人物。一个人知道太多秘密，总不是一件幸运的事。那个憎恨预言师的人要杀掉她，于是王子保护着她一起到一座高山的山顶避难——结果在山路上，王子和那些刺客陷入激战，很不幸地……”

随着她婉转哀伤的声音，薇香紧闭的眼前晃过一幕幕清晰的景象和一个下坠的身影——那是她的梦境。她的心猛地揪痛，眼睛仍紧紧闭着，生怕一睁开，眼泪会倾泻出来。她一面忍着眼泪，一面尽量平静地插嘴问：“那位王子叫什么名字？”

黑无常深深地看了薇香一眼，欲言又止。白无常匆匆插话道：“童话里的王子从来没有名字！”

话虽不假，但薇香不信这个王子也没有名字。她的心底有个声音，和这个故事共鸣，不停地默默呼唤着：“凤炎，凤炎！”

她缓缓睁开了双眸，瞥了黑白无常一眼，有些沉不住气，“后来呢？他死了？”

黑无常深深地注视着她泪光莹然的双眼，幽幽反问：“薇香，有没有人



说过，你对很多事的反应，不像一个小孩子？”

“从5岁开始，见过我的人都是这么说的。”

黑无常和搭档交换了一个眼色，终于选择了沉默。

“后来呢？那个王子和预言师到底怎么样了？这故事不会就这样结束了吧？”薇香看他无语的时间太长，忍不住出声催促。

“结束了……”黑无常背向月光，神色不明。他的口气中流露出难得的遗憾，“不管他们为彼此付出多少，不管当初是如何轰轰烈烈，所有的故事都会灰飞烟灭。”像是在说别人，又像是感怀自己的身世。

薇香坐直身子，瞪圆了眼睛，“就这样完了？黑无常……你这个讨厌鬼，完全不懂讲故事的技巧！”

黑无常若无其事地轻轻一挑嘴角，不置可否。

“被你这个虎头蛇尾的故事一搅和，我更睡不着了。”薇香气哼哼地倒在床上，掩饰她烦乱的心情。

“其实让人睡着有许多方法。”白无常微微一笑，伸出手指在不满的少女额头上一弹。薇香还没明白他的用意，眼前忽然恍惚起来，她轻哼一声，便陷入昏沉的梦境。

白无常突如其来的举动并没有让一旁的黑无常流露出一点点诧异，仿佛这是他们两个早就计划好的。他走到床边，看着薇香平静的睡脸，淡然道：

“她还记得凤炎的死。”

“她父亲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虽然失去了洞察未来的能力，但薇香也许真的记得过去。”白无常深深蹙眉，“到底是在哪一道手续上失误的？她为什么要记住呢？无论是否记得，痛苦的事情都无法挽回。前世的她身为预言师，应该早料到这一生她和他会再次相遇……”

黑无常看看熟睡的薇香，眼中流露出一丝同病相怜的悲悯，“前世的相遇，还不是失之交臂？她太清楚：唯有抓住一丝一毫的记忆，她才不会再一次遗憾。”

他轻轻叹了一声，问：“如果冥界知道她留着前世的记忆，会怎样？”

“这种例子不在少数，”白无常耸耸肩，“只要两道咒缚，她就会把一